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山水情 第十回 出金閨畫鋪得雙真

為想佳人夢寐長，偏於相隔怨參商。金閨買得雙真面，摹擬明珠暗裡藏。隨落日，到尼堂。信音無訴思+惶。題詩斗室聊傳意，黑夜尋歧泣路傍。

右調寄《鷓鴣天》

卻說柳兒那日在花園中拾了那把金扇，將來換在糖擔上去了，害著素瓊小姐翻箱倒籠，搜尋不出，幾乎悶死；更連累春桃逼得泣涕漣漣，都是那不做美的蠢奴乾這樣短壽命的事情。豈知那賣糖的人一總摸了些名人書畫，單條古軸，連這把畫扇，竟爾拿到蘇州專諸巷內收古董的店上，賣了許多銀子，回家去了。

那店主人叫做史老實，將這些書畫，一一看過，擺列在攤頭上。那個史老實幼時原讀過幾行書，粗粗識幾個字兒，見了這扇上詩句、款兒，就道是閨閣嬌娃有意之筆，在那裡暗喜道：「這柄畫扇，倘遇著了豪華公子，愛這樣情種的，不怕不賣他幾兩銀子。但是原要妝飾得他貴重，使人起眼。」遂把一個五色絞鑲匣子放在裡邊，外邊貼個紅票頭，寫著「崑山鄔氏素瓊畫扇」，豎於櫥內。正是：

價重連城趙壁，須逢識者懷歸。

卻說那杜、衛、吉三人，是日金陵歸家後，各自去料理諸務。吉家拜客設宴，興頭得緊。惟衛旭霞在母舅家住過幾日，忽然思量著那尼庵報信之事，只說要歸。杜老乃贈他幾兩回家盤費之資。旭霞拜謝而別，出門來，一徑由金閨而走。正是：

一心忙似箭，兩腳走如飛。

豈知在專諸巷內經過，見得這些店家書畫古軸擺設得齊整非常，旭霞見了，逐到店上細細看玩，贊歎不已。又走到史老實古董店前，見攤頭上鋪設更加精美，也都件件看過。直看到店裡去，見掛一個軒轅鏡在內，去照照頭面，見得鏡中照著一口櫥裡，匣上標著「崑山鄔氏素瓊畫扇」八字，暗裡驚駭。

瞥眼轉來，櫥裡實是有個扇匣，明寫著幾個字在上，乃細想道：「前者那雲仙說他是會丹青的。難道是一個宦家閨女，輕意就肯畫扇出來售與別人？只恐不是。」乃道，「目下也不必狐疑得，替他討來一看，便知端的了。」

遂對店中史老實道：「櫥裡這把畫扇，借來一觀。」史老實道：「這把畫扇，不是輕意借人看的。兄若要買，拿來看；不要買，單是賞鑒，非是小人得罪，不敢從命。」旭霞道：「老人家差了。這把扇子，就欺我買不起，看也不容先看一看？」史老實道：「小人有罪了，但是小店規矩，若是貴重古董，一定要先見了銀子，看貨還價。」旭霞遂從袖中取出母舅所贈之銀，交付與他。那史老實收了，遂去啟匣取扇，付與旭霞。

旭霞接過扇來，輕輕揭開，先看落的款，見是「崑山鄔氏素瓊畫並題」幾字在上，頓覺呆了一回；又看前面畫題是「支硎春曉」回字；更將這詩念過一遍，越發驚駭無已，乃暗想道：「那把扇子自然是他今春遊了支硎寫景的筆無疑了。但是這首詩，意味似有炫玉求售的口氣。難道他先有了意中人兒在那裡想慕了，我想起來，既是有情之作，也不該在這店鋪裡了。真個使人莫解！」

仔細一看，竟是嬌嬌滴滴活兒的一個素瓊小姐立於紅芳叢裡。此時嚇得魂不附體，癡態迷離，不覺失聲大笑道：「今日怎的有緣，得復睹嬌娃之面！我想昔日尼庵乍會的時節，豈容盡意顧盼；目下雖雲鏡花水月，究竟是曩時光景，被我執於手中，親近不已，實是夢想所不到者，倒也使人魂消魄散。我想要寫自己的容貌，原是一樁難事，不知他何以描得這樣妙絕！更未喻他何以寫就輕盈嬌貌，傍著才人，其中必有蹊蹊緣故。待我再細看那男子的龐兒。」

正想間，那史老實道：「先生這樣津津有味，想必中尊意的了。快些稱足了銀子，拿回府上，慢慢的賞玩。」旭霞道：「待再看一回，就稱銀便了。」又定睛細看，心中暗想：「恰像自己的眉目。」道是詫異，抬頭起來向軒轅鏡一照，你道好不古怪：自己的面貌卻與扇上的紫衣年少一般。旭霞此時，真個入了化境，遂手舞足蹈的道：「還好！還好！我始初見了這幾句詩，疑他另有想慕，不免吃醋拈酸。如今喜得相並的竟是我，補的景又是尼庵前後一派，蒼鬱碧澗，紅芳綠樹，是春間會時即景。這段疑心，此時終得釋去。但不知他一面之顧，怎樣看得真切，背後就摹想出來？真個是絕世無雙的聰明伶俐人也！」

想罷，乃歎一聲道：「我衛彩有何福分，重蒙千金淑媛垂愛不忘。這樣造化，教我怎消受得起！」那史老實見他只管自言自語，如醉如癡的看個不了，乃又道：「相公也看得數了，不該得罪取笑說小店一日這樣主顧遇了兩三個，不要說不做得生意，就是小人陪著，也沒工夫吃飯。」說罷，竟向旭霞手中奪來收好了，藏過匣中，取這銀子放在櫃上道：「相公，若要買就買，不要買請收了銀子。」

旭霞被那史老實劈手奪去，倒嚇了一嚇，乃低聲下氣的道：「老人家，你是老做生意了，為何恁般性急！敢問要許多價錢？」史老見他像了要買的光景，放下臉來道：「不是小人唐突，原看得久了。這把扇子，在相公面前怎敢討虛價？只要得五兩。」旭霞道：「可讓得些麼？」史老實道：「小老渾名叫做史老實，再不肯說虛價的。」

旭霞此時，惟恐史老實再說出「不賣」兩字來，乃討等子來稱這包銀子，准准恰好五兩，雙手付與史老。史老接在手裡一看，塊塊細絲；略稱一稱，道是不少，心裡暗喜無任，遂去連匣取來，揭落了票頭，授與旭霞道：「相公，就是這個絹匣，也是名手做的，原值五六錢銀子，不要輕視了他。」旭霞接在手中，心裡喜不自勝，忙把扇兒藏好匣中，袖了，飛奔的出了閨門。

由楓汶而走，迤邐而行。到了支硎山下，喜得日尚未落，一徑上山，步至庵前。但見那禪門半開半掩在那邊，悄悄的挨至佛堂上，覺得闐寂無人，心裡躊躇了半晌，乃作咳嗽一聲。香火婆子聽得了，走出來見了旭霞，乃道：「原來就是衛相公，怎麼今日來得這樣晚？」旭霞答應過，問道：「你們兩位師傅可在庵裡麼？」婆子道：「今日俱在崑山去了。」

旭霞聽得了這句話，驀地裡嚇得進退無門，心中惶惑了一回，又問道：「有什麼正經去的？」婆子道：「不要說起！近日，我們了凡師傅生出一場急病來，死去還魂。如今要坐關受戒，去化那鄔老夫人，做一齋筵進關。又要去約他還受生這一項，故此今早去的。相公若要到那裡去的，不是我催出門，目下晚了，快快該去。」

旭霞想一想道：「我要到洞庭山去，拗路進來望你們兩位師父。不道無緣，恰不相遇。如今教我到那裡去？」婆子道：「相公不要怪我，是他們兩個出去時吩咐道：「不論男女，認得的，不認得的，一概不許作主招留過宿。」旭霞聽了這番說話，更見得紅日西沉，乃想道：「我今本為要尼姑傳信而來，原欲急於歸去的，豈知為著這把扇子，淹搭了這大半日，急急忙忙走到這裡，不道又是這個局面。那婆子執性得緊，我那裡不去借宿了，何苦與他歪纏？」對婆子道：「我自去也，你關好了門。」

說罷，遂欲動足。忽然想道：「我若一徑去了，要他傳示我中解元的信兒，可不竟成虛話？如今不免持素瓊扇上所題之詩和他一首，寫於斗室壁間；更於款上明寫出折桂意思，待他們來還受生時，少不得那素瓊小姐原要到這室中下榻的，使他見了，一則暗暗傳知折桂消息，二則這把扇兒曉得著落於我，不以為無情浪子，安慰他芳心一番，也是一樁美事。」乃對婆子道：「你可曉得有筆硯在那裡？」婆子道：「筆硯想是裡面斗室中有，相公是認得的。要寫什麼，請進去寫。」旭霞答應一聲，徑自曲曲折折的走到斗室中去，真個端端正正擺於桌上。喜得硯地中有水，隨研起墨來，蘸飽了筆，捻管細想，步成一絕，書於壁上：

一晤天潢難再逢，相思海樣積於中。

藍田應去求雙壁，莫許牛郎竊駕通。

寫畢，念過一遍，遂落了「洞庭解元衛彩和答前韻並書」的款，閣了筆。走到外面，見得天色昏黑起來，對婆子道過一聲，走

出山來。

此時正是九月下旬，金烏已是西墜，仰見星河燦爛，靜聽落葉淒其，四顧無人，路徑難辨，旭霞不覺心中悽愴起來。正想間，遠遠望見天平拗裡，一盞路燈徐徐下嶺，乃三腳兩步的趨迎上去，劈面撞著一個和尚。旭霞道：「我是讀書人，因天暮途窮，失路無投，正在此悽惶無措。」那和尚舉燈一照，見是一個怯怯書生，啟口道：「居士，你要到那裡去？」旭霞道：「小弟要到木瀆去的，因有事盤桓，路徑又生，走了許多屈路，行至此間。」和尚道：「既如此，居士，你不要忙，我就在咫尺白雲庵中，不嫌卑鄙，可同到小庵去宿了，明日早行何如？」

旭霞接應道：「若得師父不棄，提救窮途之苦，當圖銜結以報。」說罷，隨了和尚，步至庵中，互相作揖，通名道姓一回。旭霞不免說出新科解元。這起和尚們是最勢利的，忙去收拾了些佳餚美酒，將來奉承。旭霞此時，正處枵腹之際，見和尚又是殷殷相勸，直吃到酩酊而睡。

到得天明起來，又留過朝飯，旭霞作揖而別。出了山門，一徑到木瀆市西，上了航船，渡湖而返。正是：

窮途客況足徘徊，進出無門天涯者。

絕處常逢接引去，歎為觀止得安排。

不知那粉壁上的詩兒，後日素瓊看時怎樣舉止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衛生買扇，罄盡囊中之金換來，我以為值極矣。暗中自有神靈襄助矣，衛生樂不可言。